

# 来看一棵相思树

■ 锋语者

门卫室来电报告称,校门外来了一位老人。来看一棵相思树。

来看一棵相思树?来看望老师,看望学生的我见得多了,还没见过谁专程来看一棵树。

来者是一位身形清瘦、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长者。在简单的寒暄中我得知,他曾在本校工作多年,任过两届校长。老校长扬起手中那根光滑油亮的拐杖,指指校园西北角方向,微笑地说,我来看看那棵相思树。

我陪老校长在相思树下伫立,他抬头仰望,久久不语。我重新审视这棵相思树,它寂寂生长在校园一隅,混杂在校园里众多名贵树木当中,灰褐色的树身上布满裂痕,枝叶扶疏,树冠如云,蓬松地撑开一把温柔的巨伞,庇护着树下的年年月月。

时值课间,一群在相思树下玩耍的学生见到我俩,纷纷围拢过来,把在地上拾获的树籽送给我们。这一颗颗鲜红的相思籽,像极了一颗颗可爱的小珍珠,窝在掌心沉甸甸的,仿佛一掬浓缩的春光。

我请老校长到办公室里歇歇脚,他谢绝了,坚持在树下站着。他给我介绍,这是一棵原生树,打小在这里发芽生根,长大成材,开花结果,殊属不易。有一回劳动课,他带领学生们拔草,一个孩子指着花圃里的一棵幼苗,好奇地问,校长,这一棵是什么?它那么小,混在杂草丛中,柔弱的肢体撑着两片浅黄的嫩芽儿。老校长也分辨不出它是什么,他对孩子们说,我们先别拔掉它,让它长起来看看,它现在不显眼,将来可能会长成一棵大树。

这棵小苗渐渐露出真容,是一棵不起眼的相思树。从苗圃里移植来的树木,常年浇水施肥,精心护理,仍然长势缓慢。反倒是这棵相思树,深深扎根在校园里,默默成长,率先为孩子们撑开一片阴凉。

每年台风来临,学校组织人力加

固树木,唯独没有用顶柱支撑这棵普普通通的相思树,它在强风暴雨里东摇西摆,断枝掉叶,但它顽强地重新昂起头,长出新枝。老校长说,它的成长历程像极了人的一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只有经历种种磨难,才能真正成长。

这棵相思树栉风沐雨,枝干长得歪歪扭扭,偶尔会有调皮的学生违规爬到树上玩。曾经有一名学生,由于家庭的原因,性格孤僻,受到同学们的排斥,经常爬上这棵相思树,躲在翠鸟羽毛般的细叶丛中,让老师们一番好找。有一回还从树上摔下来,折了腿。有的老师主张把这棵树砍掉,消除安全隐患。老校长说错的不是树,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反而,我们应当反思,怎样利用现成的资源,因势利导,教育和管理学生。

那年学校举办校园文化节,那名学生交来一幅画,画的是一棵黄灿灿的树,同学们嘲笑他,令他抬不起头,变得更加不合群。老校长表扬他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与孩子们相约,等到花开时节,再来看这幅画。到了花期,这棵相思树的枝头上,悄然缀满了小绒球似的黄花,一朵挨着一朵,一簇挤着一簇,密密匝匝的在阳光里流光溢彩,仿佛一片金色的云霞,把半边天空染暖,惊艳了整个校园。微风过处,细碎的花球簌簌飘落,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雪,落在石凳上,落在孩子们的发梢上,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清甜的香。老校长在树下把那幅画展示出来,孩子们哇声一片,赞叹不已,把落花拢成一小堆,捧在手上,递到那学生的面前,诱开了他脸上久违的笑颜。

那名学生从此爱上了画画,后来考上了美术学院,现在是一名画家。

送老校长出门,我没什么话。他已知道,我同样热爱这棵相思树。

门卫室来电报告称,校门外来了几个年轻人,来看一棵相思树。



冬之韵 叶泽 摄

# 年过五十

■ 黎丹

早晨出门的时候  
忘记了裤子上的拉链  
忘记了手中的钥匙

越来越念念叨叨  
越来越疑神疑鬼  
半夜,又一次起来  
给浇了三遍的花草  
再添一次细水

什么东西丢失了?  
什么事情还没有做?

曾在鉴江滩头题诗的少年  
沿着时间收窄的抛物线  
在粤西风雨里连滚带爬  
从出发到终点,越来越近

他还没写好那句收尾的话  
未备足荔枝干与桂圆肉  
甚至来不及,抖落奔波里缠紧衣角  
的琐碎  
骨骼的疼痛,此消彼长  
在岁月的蚕蚀里  
一边失去,一边老去

疼痛磨平了追问的棱角  
心头的慌张随江雾慢慢散场  
那些反复掂量的未竟,与遗憾  
终在疲惫的呼吸里  
轻轻松松绑

不再向云开群峰叩问谜底  
不再逐鉴江潮声寻找澄明  
红荔碎枝,苔痕漫阶  
原是岁月本真的模样  
梓园晴暖,安度余生

# 归来,我还是故乡的孩子

■ 程东

生活把我推向远方  
异乡借给了我飞翔的天空  
当我再一次踏往南巴古郡  
站在那片古老的土地  
我仿佛仍未长大

作别时的麻岗河  
浩荡的河水弯曲流淌  
与沙滩缱绻  
与田园热恋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人  
眼光投向热水温泉  
我那颗漂泊的心  
只属于麻岗这片土地

走在温泉中路,赶集的人依旧  
放眼望去,旧街与新城隔河对视  
中心台与渔行彼此会意  
我想收集故乡所有的美味佳肴  
却意外与一碗白粥再续前缘  
暮色渐沉,万家灯火渐次亮起  
我惊觉所有的出发  
都是人生折返的伏笔  
所有远方,都通向最初的河岸  
今夜,我提着时光的灯笼  
于灯火阑珊处投入故乡的怀抱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 小说连载

4

# 网恋

■ 叶进雄

声音太特别了!粗糙、沙哑,却带着一种金属质感的雄浑,充满了磁性。它不同于刀郎的清亮苍凉,它更低沉,更厚重,更像是砂纸在皮肤上摩擦,带着一种粗粝的生痛感,同时又像一股电流,瞬间麻痹了神经,紧接着又带来一阵令人心悸的酥麻。歌曲介绍写着这是《铁窗泪》的姐妹篇,名字叫《北郊》。演唱者的ID赫然显示着:“寒风中的小马”。

“不是那命运他捉弄了我/是我自己跳进乱泥塘/不是那生活他抛弃了我/只怪自己迷失方向……”

歌声中的自责、悔恨、痛苦,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她的心脏。她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遭的一切。那声音不再是简单的歌唱,更像是一个灵魂在痛楚中的挣扎求救,一个曾经迷失的灵魂在牢笼中的深刻忏悔。它没有《甜甜小妹》的虚幻甜美,它真实得触目惊心,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沉痛的生命厚度。

“人人都有青春好时光/痛定思痛仔细思量/生活的道路有多么漫长/重新做人不再彷徨……”

歌词逐渐转向希望,但那份深沉的情感并未消减。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点开了“单曲循环”。当歌曲第一次结束时,那悲怆的余韵还在空气中弥漫,页面自动跳回了开始位置,于是那撕裂般的呼喊,那沉重的忏悔,那对“热和光”的渴望,再次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起来。

“离开北郊这个地方……怀着渴

望走向远方……美好的年华我获得新生……心中充满无限希望……”

“啊……啊……故乡啊……如今我回到你的身旁……为了那失去的美好时光……我愿重新发出热和光……”

第三遍听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被那声音震撼,一种奇异的、前所未有的情绪在心底悄然滋生。她仿佛通过这嘶哑悲怆的歌声,窥见了一个陌生男人灵魂的幽深角落。一个犯错、深陷泥潭、痛苦挣扎、最终在绝望中抓住一线微光、渴求新生与救赎的灵魂。“寒风中的小草”——这个网名配上这首歌,配上这样独特的声音,在她心中勾勒出一个模糊却又极具力量感的形象。不再是虚拟的网络符号,而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饱经沧桑、在凛冽寒风里依旧顽强地抓住一丝生机的不屈灵魂。这形象与她安稳宁静的婚姻生活形成了巨大的、极具吸引力的反差。她甚至忘记了那“爆三围”的轻浮调笑,忘记了挑宝时那点令人脸红的小心思,整个人完全沉浸在这种粗粝沉重的、带着痛感的、却无比真实和震撼的听觉体验里。这种情感体验如此陌生,又如此迷人。她感觉心口深处某个沉寂已久的角落,被这声音轻轻撬动了一下,漾开了一圈微小的涟漪。

她靠在椅背上,双眼失焦地望着屏幕上那个简单的ID和不断旋转的播放符号,任由那嘶吼的男声撞击着自己的神经末梢。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鼠标的边缘,微凉的触感也驱不散心头的温热和一丝隐隐的……麻痒。

就在这时——  
“叮咚!叮咚!”

清脆而突兀的门铃声像一把利剪,骤然割断了空气里盘旋的音乐与她的情绪,狠狠地将她从那个低沉沙哑的北郊世界拽回了现实!

她浑身猛地一震,如同被冰水从头浇下,瞬间从迷离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心跳在刹那失控,像脱缰的野马在胸腔里狂跳!“是老公忘了东西?还是儿子提前回来了?”这念头闪电般划过脑海,带来一阵难以言喻的心虚和慌乱!她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跳起来,手忙脚乱地冲到电脑前,“啪”的一声用力扣上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将那揪人心魄的歌声彻底隔绝在黑暗之中。

接着,她几乎是下意识地抬手,胡乱地整理了一下脸颊旁的紫发,又拉扯了一下衣襟,确保穿着没有不妥。做这些动作时,她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热潮尚未完全褪去。她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过快的心跳,走向大门。每一步都

带着一份莫名的心悸,仿佛刚才所经历的那些隐秘而强烈的情绪波动,都被写在了脸上。

她没有立刻开门,而是先凑到猫眼前看了看。门口站着的,不是丈夫或儿子,却是住在对面单元的修理工王河——一个身材微胖、平时总是笑呵呵、有些自来熟的邻居。他手里拎着一个工具箱,脸上带着点歉意。

她松了口气,随即又有些自嘲地暗笑自己刚才的紧张。原来不是她担心的那个人。按下门把手,拉开一丝门缝,脸上迅速堆起一个得体、温和但略带疏离的主妇式微笑:“王大哥?有事吗?”

“哎呀,徐薇啊,真不好意思礼拜天打扰你,”王大哥笑了笑,抹了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我家卫生间的下水管好像有点渗水,刚才用扳手拧了一下,结果有点滑手,一个不留神,把扳手头的胶套给崩飞了……你瞅瞅这弄的,就在你家门前的楼梯那角落呢。方便让我进去捡一下不?”

原来只是借个过道捡东西。

“哦,这样啊,没事没事,您请进。”她彻底放下心来,将门打开,侧身让王大哥进来。

中年男人微微发福的身影像带着一丝生活的烟火气走进来,与刚才音乐里勾勒的那个悲怆不屈、在寒风中挣扎的形象,形成了宇宙般巨大的,甚至有些滑稽的反差。楼道里传来了他略微笨拙地弯腰在墙角摸索的声音。